原客通婚——
以張也西麗家族為例

指導教授：陳鸞鳳　教授
組員:張懿文、藍郁棻、潘仕勤

背景分析

•日治時期新竹地區林業分佈

日治時期林產業遍布全台山區，新竹地區主要是樟樹區，以開採樟腦為主。從〈「開山撫番」到「理蕃」：樟腦產業與隘勇線的演變〉此篇文章中可以得知，1899年（明治32）6月23日實行〈臺灣樟腦局官制〉後，日本政府便成立臺北、新竹、苗栗、臺中、林圯埔、羅東六個樟腦局，新竹以下設置上坪、內灣、南庄三個出張所。另外其延續清朝的隘勇線制度，補助經費與提供槍枝維持民隘運作，保護樟腦產業。清代至日治時期新竹地區三條隘勇線分別為：

•棚十寮 - 十股 - 赤柯坪 - 南河 - 中城 - 馬福社
•馬福社南方 - 內灣 - 上坪 - 南莊 - 大東河
（底線為尖石及五峰範圍）
•南莊內山柏色窩 - 中和亭 - 風尾 - 鱸鰻窟 - 大湳 - 八卦力 - 小東勢 - 獅里興

• 張氏家族──大平窩

張氏家族位於新竹縣新埔大平窩，新埔地區自清代以來就極為熱鬧富庶，為新竹地區的次核心，日治時期主要的產業發展為農業，以柑橘種植聞名。其在日治時期，天然林及人工林面積廣大，總經濟林面積達 1,711 公頃，其中不乏許多樟樹，因而帶動焗腦業（製樟腦）的興起，用樟樹製天然樟腦，而客家人原本就依山而住，加上生活壓力，遂以刻苦冒險的天性，投入腦丁工作進行採樟焗腦的工作，出售樟腦以謀取利益(台灣樟腦產業與客家人社會地位提升之研究，2004)。且經訪談張昌隆先生(張也西麗之子)得知，以前新埔地區的客家人在從事農耕之餘前往山區開採樟腦是再平凡不過的一件事。

• 張也西麗──梅花村

梅花村（Mekarang梅嘎蒗社）位於尖石鄉西北方，東界油羅溪，北臨義興，南臨秀巒村，境內多緩斜地，適合農耕，以陸稻（pagay-ma’ay）聞名。梅花村鄰近上坪出張所及馬福社南方 - 內灣 - 上坪 - 南莊 - 大東河之隘勇線，有與客家人接觸之機會。

根據前述可知，新竹地區以前主要的林業以樟腦產業為主，其中前往進行開發的多為刻苦耐勞的客家人，而經疊圖分析後發現，大平窩及梅花村皆位於樟腦林業區內，因此可以知道他們具有產業間的關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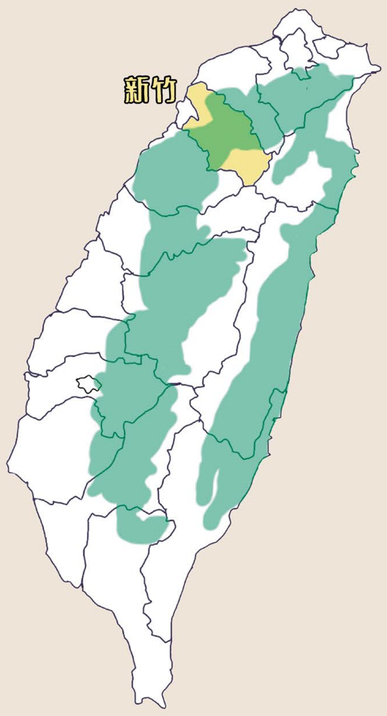

圖.日治時期新竹樟腦產業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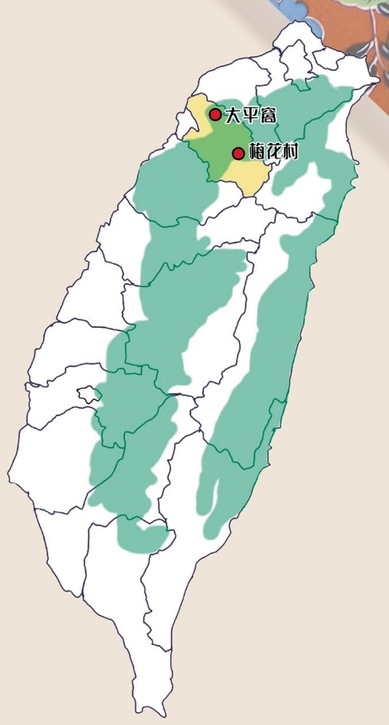

圖.新埔大平窩與梅花村樟腦業關係圖

張也西麗家族的口述歷史與族群認同

張也西麗長子
張昌隆

張也西麗次子
張昌圳

▲張氏家族早年生活情形

「我們是佃農，賺的錢要交給政府交給地主，扣一扣就要沒了，我種田的人，我都還吃番薯籤粥，大概是兩杯番薯籤一杯米的那樣子。那時候一家人吃飯要開兩個圓桌，我們這些小孩不能上桌，是要在家門口坐板凳吃飯的。」

▲前往林場工作之緣由及林場工作情形

「家族中有位我稱為大哥的，他今年才往生，是他介紹我去林場工作，大哥在那邊就是在發落大家，很像工頭，那時候在林場工作待遇很好，我原本在山腳下的商店做店員，一天賺二十塊，這裡可以賺六十多塊，他們那時候都很照顧我們。」
「我以前是去南庄那邊的林場工作，砍木頭，那個神木不是兩個人就可以圍起來的，要二十幾個人合力才圍的起來！砍下來的木頭都要用索道運下山，大概二十尺那麼長。」

「以前都是在這邊徵工，找齊工人後，再一起去林場工作，林場不固定，不一定會在家裡附近，是看哪邊有工作就去哪邊，也不一定做多久，就是把那的工作做完為止才回來，除非受傷或是個人請辭。」
「我以前在梅花村住過一年多，去那裏砍柴，因為工作住在那裏一年多，那時候都是老闆用車載我們進去包下來的林場工作，裡面原住民的同事也只有兩、三個，原住民他們長得都很黑，又很瘦弱，生活那麼辛苦，不會來林場這邊工作啦。」

▲張氏家族迎娶原住民之原因

「我媽媽之前有一個童養媳，原本長大要給我爸爸當妻子的，但是她小時候就生病過世了，所以原本介紹童養媳來家裡的姑丈，又再介紹了我媽媽嫁過來。」
「以前跟山地人是有接觸的，那時候竹東很熱鬧，山地人都會下來竹東買生活用品，客家人也多少會講幾句山地話，或是原住民也會說一些客家話，因為要做生意。」
「娶一個客家人聘金要幾萬塊，我娶妳阿嬤的時候，聘金僅六千塊而已，娶原住民不用聘金，山地人都很愛喝酒，只要給他們一頭牛跟幾斤米酒就可以了，一頭牛那時候大概一百塊，米酒一斤是用幾角來算的，所以相對來說是很便宜的。」

「介紹我媽媽與我爸爸認識的人，那位我要叫姑丈，是他介紹女生過來才把這線牽起來的，那個時候他也是在山上工作。」

▲張也西麗嫁入客家家族中之相處模式

「大家都對我媽媽很好，她很善良不會跟其他人吵架，她嫁進來跟婆婆、嫂嫂都很和諧，不會的她就認真的學，像是種菜什麼的，家裡的人都會教她，她也很乖、學得又很快。」
「我媽媽會說客家話啊，他們山地人都會一點客家話，就像我也會一點點泰雅族語，像是『吃飽沒』是講『Kani su la』，『吃飽了』就說『Tni la』，『這個多少錢』是講『Pisa pila hani』，我媽媽她的客家話幾乎都聽得懂，有些不會說的客家話，就是來這邊邊生活邊學。」

「她嫁進來跟大家都很和諧，不會的她就很認真的學，尖石那邊一起嫁進來這裡的還有三個女生，都不是原住民，但是他們互相有照應，所以也不會說不適應或孤單。」

▲張也西麗後代的族群認同

長子 張昌隆
「小時候好像有一點點，以前有被家裡的其他小孩笑過，說我是『番仔子』，用客家話說的，意思就是我是番人生的孩子。但我覺得我是原住民也是客家人啊，我媽媽就是原住民，沒什麼好丟臉的。」

次子 張昌圳
「我以前在梅花那邊工作的時候，曾被原住民當作是原住民跟我講族語，可是我聽不懂啊，所以我就走掉了。家裡沒有人取笑過我是原住民生的孩子啊，原住民沒有什麼不好的，我是客家人也是原住民。」

長孫 張新忠
「別人說我長得像原住民的時候，我就會說我是原住民啊，我的阿嬤是原住民，所以我的血緣上是原住民沒錯。」

曾孫女 張懿文
「曾祖母的原住民身分雖然在嫁過來後放棄，但無論是爺爺、爸爸或我，都沒有排斥原住民的身分，若遇到別人問起，我們也總會提起曾祖母的特殊身分。這份特殊之於我們，早已成為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或許平常並不會特別提起，但它已成為形塑我們的一部份。」

結論

基於對自身家族背景了解及完整一個故事的渴望，我們開始這一趟尋根之旅，透過戶籍資料調查、文獻回顧、田調訪談等等方式進行資料蒐集，進而分析、歸納出以下結果：
張也西麗原為居住於尖石鄉梅花村之泰雅族人，因媒妁之言嫁給居住於新埔大平窩之客家人張在富，變更其姓名並捨棄泰雅族人的身分進入客家族群之中，婚後育有兩男一女，其勤奮好學、為人和善，與家族親人相處融洽，後因產後身體虛弱又感染風寒，於1947年逝世，享年31歲。在當時新竹地區的原客通婚雖不甚普及，但由於地緣關係再加上樟腦產業的興盛、貿易往來的頻繁等等因素，原客關係是緊密相依的，彼此甚至會學習對方的語言以方便進行交流，故並不會有歧視的情況出現，再加上娶原住民女子之聘禮遠低於娶客家女子，因此產生了原客通婚的現象。也因此地區原客關係緊密，其後代子孫對於自身原住民身分的認同多抱持著不排斥或是接受的態度，而這層對原住民身分的認同，也促使了此次研究的產生。
台灣是一個民族的大熔爐，從西班牙、荷蘭、鄭氏、清朝、日治到國民政府來台，每來一個民族，便在此地建立起自己的政權，將其民族的文化與基因留在台灣這座島上，並且隨著民族的交流而彼此交融，形塑現今的台灣社會。但隨著時代背景的演變，現今人們已漸漸忘記了自身的歷史與根源，族群的遷徙、變遷與交融的歷史漸漸消失在時間的洪流裡。希望透過此篇研究讓更多人了解原客之間的關係，同時激起閱讀者探詢自身家族歷史的動力與契機，讓台灣這個多元民族的故事可以更加的豐富與完整。